

夜色笼罩下的打麦场上,借着巨大幕布散发的光,一张张不同年龄的脸隐约可见,人们神情专注地盯着银幕,空旷的天地间,除了电影中的声音,间或有孩童追逐的嬉闹声。农村露天电影这样的场景,对于绝大部分80后是陌生的,而90后、00后更是极少有机会接触。

上个世纪数十年里,在广大农村,晚上的露天电影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每逢放电影,十里八村的人都赶去看。当电影放映员开启放映机,光束投放在银幕上,喧闹的人群瞬间就静了下来。

游走乡间的电影放映员,默默无闻为乡村夜生活的丰富坚守着岗位。他们因为电影改变了自身的生活,也是农村变迁的见证者。

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文/图

电影放映员:用光影点缀乡村夜生活



国庆节前,记者见到了柳林镇高皇寨社区的电影放映员金振中,56岁的他身上已经看不出农民的身影。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大和城中村改造,他所生活的地点没有变化,但面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,早已不是上世纪的旧面貌。

随之变化的是电影放映设备,从胶片时代进入数字时代。曾经无限风光、忙碌充实的金振中近几年来清闲多了,甚至感到有点落寞。时不时他会搬出那套伴随他30多年的放映机,摩挲一番。如果有人想看,他会很高兴地取出来,装上珍藏的胶片,随着放映机的转动,一股怀旧气息弥漫开来。

在一处旧房子里,金振中搬出一个褪了色的绿漆箱子,从中小心取出一台电影放映机,上面标注编号786419,是1978年由南京电影机械厂制造的长江牌。机器由于保养得好,没有锈迹。“这台机器是1979年村里花了1600多元买的,当时一碗烩面才两毛,我们村是公社18个大队第一个有放映机的。”金振中说起仍掩饰不住自豪。



高皇寨社区

金振中:拖拉机手干起了放映

放一天电影挣10个工分

当年村里买回放映机后,不少人毛遂自荐要做放映员,最终村里决定让金振中和另外一名村民来做。金振中1975年毕业于郑州38中,响应工学农号召,在拖拉机站做了一名拖拉机手,经过培训和下地实践,一个夏季过去,他就玩转了链轨式的东方红拖拉机,从驾驶到维修,都是一把好手。

这样的情况下,被村里选中做一份自己不熟悉的工作,虽然不情愿,他也认真去做。

说起自己当年干人人羡慕的电影放映员,金振中吐露心声说,一开始并不是很情愿,因为那时他已经是一名技术过硬的拖拉机手。“那年月开着拖拉机,比现在开奔驰宝马还风光!”

聪明、好学的他很快熟悉了放电影的每一个环节,并在1981年拿到由河南省文化局颁发的三等放映员技术资格证书。“我放电影一天能挣10个工分,这相当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下劲干活的工分。”金振中说。

老人做寿、小孩满月都要放电影

村里的放映机几乎闲不住,他也就闲不住,白天去位于大石桥的电影公司选片、租片,晚上等村民吃过饭,开始收拾设备放电影。一套设备有200

多斤重,在本村播放时,几个人一抬就行了。要是到外村就有点费劲,刚开始他自己骑着自行车驮,后来去哪个村,那个村就提前来接运设备。

今天回忆起那些岁月,金振中还是很兴奋。那时候放的有戏曲、战争片、武打片、喜剧片等,从电影公司租一部影片的租金起初是5元钱。平时只要能租来片子,就给村民放,村民给老人做寿、孩子满月摆酒、许愿还人情等,都要请金振中给放上一场甚至连着几场电影。



沙门村社区



比金振中小六七岁的任小文说话直接,说自己干电影放映员是心甘情愿,原因是他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,高中毕业后当电影放映员就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,看起来方便,并且选片取片自己能做主。

任小文:自己放电影看着更方便

《少林寺》等了一年多才轮上

任小文就像那时候的不少人一样,是一名“追影族”。只要听说哪个村里放电影,二三十里地也要跑去,有时晚饭都顾不上吃。

那些年,交通、通信都不方便,当了放映员后,他尽职尽责,经常往电影公司跑,为了拿到一部好看的电影,他往往要跑上好几趟。当

时热门的《收姜维》、《李天宝娶亲》等戏曲和电影往往要等一两个月才轮上。而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上映的电影《少林寺》更是先在城里电影院放了一年多才下乡。

收工走夜路不害怕

当时去外村放电影,没有什么柏油路、水泥路可走。一场电影一般放两部片子,放完往往都

是夜里十一二点了。散场后,村民回家休息,任小文和搭档还要收起设备,用自行车驮回。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田间小路上,他们一点也不害怕,心里还很高兴。

任小文说,一次放完电影,突然就下起雨来,他们赶紧收起设备并裹严实雨衣。往常三四十分钟的路程,那天他们在雨中摸索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。

当年一起放电影的小伙伴们 都成了大叔大妈

日益增多的豪华影院、迅捷的互联网和手机使得露天电影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。跟金振中一批的乡村电影放映员,今天都在50岁上下,他们当

中有人耐不住清贫,早早就改行做了其他事情,金振中是退出最迟的一个,数年前他还坚持使用老式放映机和胶片为想看的人放电影。

尽管不可避免有点失落,金振中、任小文们还是很欣喜时代的变化,因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能得到多样化的满足。

被问及平时去不去电

影院看电影,他们大都回答“不怎么去”,可以看出他们心里跟金振中一样,都深埋着一个情结:挥之不去的露天电影和乡村放映员生涯。

